

林新生◎译

岛田 庄司

Shimada Soji

极光带来的噩运
答案藏在未来的记忆里

御手洗世纪第一大冒险
穿越时空对抗魔神之力

魔神的 游戏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魔神的游戏

(日) 岛田庄司 著

林新生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MAJIN NO YUGI by Soji Shimada

Copyright © 2002 by Soji Shimada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Japan 2002.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soft-cover right in CHINA reserved by NEW STAR PRESS.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Soji Shimada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Beijing Kareka Consultation Center,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魔神的游戏 / (日) 岛田庄司著; 林新生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133-0788-8

I. ①魔… II. ①岛… ②林…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58046号



魔神的游戏

(日) 岛田庄司 著; 林新生 译

策划统筹: 褚 盟

责任编辑: 赵笑笑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九 一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三河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256千字

版 次: 2012年8月第一版 2012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788-8

定 价: 32.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目 录

1	序章 提亚尔菲咖啡馆里
11	第一章
49	洛多尼·拉希姆的记录
82	第二章
227	洛多尼·拉希姆的记录
336	尾声

序章

提亚尔菲咖啡馆里

二〇〇二年一月，在梅拉伦湖畔的提亚尔菲咖啡馆有玻璃大窗户的阳台上，几位乌普萨拉大学的教授正围坐在靠窗的桌子旁悠闲地聊着天。血管生物学教授卡斯滕·斯托纳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问道：“哦，对了，最近有些日子没见到乔治·汉兹了，这家伙上哪儿去了？”

在座的竟然无人可以回答。

“去年还常见他到这儿来着。”免疫学教授亚历山大·休斯特洛姆望着外面白茫茫的雪地說道。这家咖啡馆阳台的玻璃窗中间埋有电热线，可以让玻璃自动热起来，所以不管室内外的温差有多大，玻璃上都不会起雾。

“难道他就这样从学校里突然消失了？”

“他业余时间很喜欢驾驶小飞机玩。该不会开着它上哪里度假去了吧？”斯文·欧尔肯教授说，“也许是飞到美国去了？”

“不会吧？要是那样的话，这里总能听到一些什么消息吧。”卡斯滕说。

“那就怪了……洁，你一定知道些什么吧？”卡斯滕问御手洗洁。

御手洗捧杯子，两眼出神地望着窗外飞舞的雪花，轻轻啜了口热咖啡后，缓缓地扭头看向卡斯滕，睁大眼睛，露出男孩般淘气的笑容，说：“这……怎么说呢……”

“什么叫怎么说？洁，你就别卖关子啦。你们俩的研究领域相同，而且，从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研究室时期开始，他就和这位海因里希一样，总是跟你待在一起，我想你一定知道些他的事情吧。”

“各位想‘啡咖’吗？”御手洗并未正面回答卡斯滕的问题，反而这么问道。

“我们更想‘听御手洗’！”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

在乌普萨拉大学的教授与讲师之间，这两个词近来已经成了流行语。瑞典人习惯每天聚在一起两次，一边喝咖啡一边聊天。他们把这种活动俗称为“啡咖”。乌普萨拉大学的研究员当然也少不了每天一起“啡咖”。这虽然是瑞典人的传统，但自从身为外国人的御手洗加入他们的“啡咖”后，谈笑聊天的内容就变得和以前有点儿不一样了。由于御手洗之前曾辗转于世界各地，见多识广，积累了许多常人所没有的阅历，所以很快就成了“啡咖”时的中心人物。因此，大家凡举行“啡咖”的时候，都极力想拉他参加。

他能谈论的话题很多，其中最让人感兴趣的当属杀人案件。御手洗亲身参与调查过发生在世界各国的许许多多桩杀人案件，其中既有奇妙复杂的，也有阴森悲惨的；既有让人感觉好笑的，也有至今仍然真相不明的。他知道的杀人案太多了，多得几乎超过他的研究领域（脑科学）里的病例。他对所有杀人案都了如指掌，不但能

清楚地记得细枝末节，还能绘声绘色地说出来给大家听。所以每当他问“各位想‘啡咖’吗”的时候，乌普萨拉大学的同人就会回答：“我们更想‘听御手洗’！”在乌普萨拉大学，“听御手洗”已经成了“听不可思议的杀人事件”的代名词。

下面所说的，就是有一次御手洗在“啡咖”时向我们讲述的一桩不可思议的杀人案件。对于我来说，这个事件实在太奇妙了，因此能一直到现在也没忘记。

“这件事发生在苏格兰的一个小村庄里。”

御手洗开始说道：“那个村庄位于尼斯湖畔的高地上，冬天，只要透过掉光了叶子的树林，就可以望见尼斯湖的水面。湖的对面是一片更高的高地，那片高地上有座古堡。在和英格兰国王签署和平协定之前，那里曾是当地贵族居住的地方。

“城堡里有座很像伦敦塔的石塔，当地人干脆也把它称为伦敦塔。如果登上这座石塔，尼斯湖的景色就能清清楚楚地呈现在眼前。不过还是无法看清尼斯湖的全景，因为尼斯湖就像条弯弯曲曲的大河，可以看见对岸，却无法看到左右两边的尽头。据说尼斯湖的那一头，还有一条水底通道可以直通外海。经常有人整天呆坐在石塔塔顶，等待着尼斯湖水怪出现。但至今为止，还没听说有人真正亲眼目睹过水怪的样子。”

“真能整天呆坐在塔顶也没人管吗？”阿里问。

“当然可以。”御手洗回答，“因为附近根本无人居住，整个雄伟的城堡已经成了一片废墟，被孩子们当做最好的游戏场所。不过，那种地方总会有些鬼怪传说，所以一到天黑就没人敢靠近。中间的庭院里还留有一个实施斩首处决时用的圆形大石台。

“英国北方的气候和我们这里的很相像，冬天经常下雪，夏天

则起浓雾。好比现在，虽然我坐在这里，但是往外看去，感觉就像在观赏苏格兰的风景似的。还有，那里的风土人情也和这里很接近，人们十分友善，待人友好。不过，想要真正熟悉他们还是要花点时间的，因为他们平日不太喜欢与人交往，家家户户关门过自己的小日子。平常只在工作地点与家之间往返，或是独自放牧羊群，照管地里的苹果树。”

众人的脑海里不禁浮现出御手洗描述的情景。

“那里的土地上尽是森林和草原。不过那里的草长得并不高，高矮倒是都差不多，像是人工修剪过的草坪似的，密密麻麻地铺了一大片。不管是丘陵还是平地，一眼望去，地面上起起伏伏地铺满了草。因为当地的土地很贫瘠，气候又寒冷，所以只能长出这种草来。要在那里种花的话，就非得施肥不可了。因此，在那里拥有一座玫瑰园，就算是十分奢侈的事情了。

“在这片起伏不平的绿草地下方，有条小路蜿蜒穿过。小路的后方是片森林，树木大都是山毛榉，其中也夹杂着一些针叶树木。一到秋天，山毛榉的树叶就落光了，地面上铺了一层橘黄色的落叶，非常漂亮。在这片树林中还稀稀疏疏地散落着几幢石头房子。和这里的房子不同，那里的房子通常是用白色的石块砌成的。石墙上安着木制窗框，屋里铺着木头地板，还有同样是石头砌成的壁炉。屋子里摆放着朴素的木头桌椅，墙上还挂着用民间工艺制作的盘子。

“去年十一月底，这个平静的村庄里发生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那里的居民性情温和，心地善良，而且不太愿意与外界的人来往，就像意大利的波尔达多雷村一样。就在这种地方，居然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据当地人说，每隔十年左右，这里就会出现一

个与众不同的怪人。而且这个人往往出自古老的贵族，要不就是贵族与贵族近亲通婚所生的后代。

“最近出现的怪人名叫洛多尼·拉希姆。他出生于一九四七年，一直和母亲相依为命地生活在这个村子里。后来母亲早死，洛多尼也在十二岁那年，从迪蒙西村小学毕业后被迫离开那里。他是被村民们强行赶走的。据说因为他的行为举止十分古怪，村民们才一致决定，把他送进蒙特罗斯的皇家精神病疗养院里隔离起来。据说他的古怪行径包括虐待动物——甚至经常杀死动物；还经常到处走动，鬼鬼祟祟地偷窥别人的屋子；偶尔还会凶性大发，闹事伤人。因此，当地人把他赶出了迪蒙西村。

“虽说他似乎存在精神障碍嫌疑，但表现出来的症状其实并不那么明显。对他进行检测后发现，他的毛病仅在于智商略微偏低，以及随着他渐渐长大，动作变得像尼斯湖水怪一般越来越缓慢。虽然当地人一致认为他将来可能犯下杀人或奸淫妇女等罪行，不过直到去年为止，他都没有犯下任何刑事案件。当地人会那么想，其实是因为之前曾出现过这种人，这种结论多半是基于想象和经验主义产生的。总之，洛多尼被送到蒙特罗斯的皇家精神疗养院接受了一年的治疗后，又被转到同一家医院附设的精神障碍儿童收容中心，并在那里一直待到了成年。

“根据病历表上的记载，他身体中的血清素偏低，胰岛素的分泌则过剩，同时还伴有低血糖，这些毛病可能会让他无法适应正常的社会生活。不过这些都不是关键，他患有侧头叶癫痫症，这才是最严重的问题。法国精神科医生安利·卡斯特对凡·高所下的诊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适用于洛多尼。另外，精神病学家诺曼·格施温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价也可以拿来放在洛多尼身上。由于受

到癫痫病的影响，洛多尼的精神很容易受控于幻觉，有暴力倾向，情绪特别容易激动，而且思想较为偏激。不过他的这个性格缺陷是在过了四十岁以后，因为某件事情才逐渐显露出来的。

“在一般人看来，像洛多尼这种人必须小心防范，但其实未必如此。随着现代医学的进步，医生已经完全可以控制胰岛素的过量分泌，并以提高体内的血糖值，同时不断补充血清素来维持身体的平衡。所以只要洛多尼能坚持服药，其实还是可以适应正常社会生活、过上与常人无异的日子。蒙特罗斯的医生们也是这么认为的，因此他们将他介绍给一位伦敦的医生，让洛多尼在这位伦敦医生的看护下重新回归社会。这是他三十五岁那年的事情。

“为了躲避村民们的闲言碎语，洛多尼只身来到了伦敦，并在索霍区的一家意大利餐厅里找到了一份厨师的工作。刚开始，他每周要去一次医院，接受药物注射治疗，后来渐渐变成每月一次。就这样，他在与通心粉和焗饭打交道中过着平平静静的日子。可是，在他四十八岁那年，由于精神上受到了一次强烈的刺激，导致他大病一场，需要长时间躺在公寓里。为了打发时间，洛多尼不由得拿起笔，在日历的背面画了许多乱七八糟的线条。不过，仔细看过后会觉得，那些线条中似乎隐隐约约地隐藏着某种图案。

“也许是冥冥中得到了上天的启示，后来他又买了些画纸与绘画颜料，每天拿着画笔，将脑子里如洪水般涌出来的图案一一在纸上画了下来。熟练以后，他甚至发现绘画比制作意大利通心粉还容易。当然，刚开始学习绘画的时候，他也和别人一样，遇到了许多技术上的难题。比如，颜料要用来什么来溶解？是在纸、画布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上来绘画？笔要怎么握？红色颜料可以和绿色的混合吗？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一而足。不过，一旦习惯了这些画具，画画就再容

易不过了。对他来说，创作根本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他只须用画笔把自己脑子里已有的图像在画布上画下来就行了。他既不需要雇用模特，也不需要外出旅行写生，只要独自待在公寓里，就可以很容易地完成一幅作品。

“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待在蒙特罗斯的精神病疗养院时从来没画过画，这时的他却每天拿着笔不停地画，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有时甚至连餐厅的工作也忘得一干二净。等画作完成，那种强烈的创作冲动过去后，他才会想起工作，这才急急忙忙地赶到餐厅去上班。就这点上来说，他实在是一名糟糕的厨师。

“在自己都不能理解画中内容的情况下，洛多尼完成了数十幅作品。当他将这些完成的画作排列在房间里仔细浏览后，才终于看到了自己画里的内容。原来他的每一幅作品都画的是相同的地方。也就是说，他从不同的角度、对同一处风景画出了数十张不同的画，并把它们并排挂在自己的房间里。

“他的画作精确得不可思议，简直像照片一样。是的，几乎就像彩色照片一样栩栩如生。比如每幅画中古堡城墙的石头，不但石头的数量完全相同，甚至连石块的堆砌方法与角度都一模一样。这种细节可以在事后一一得到确认。人们常说，患病的人脑，有时会做出一些令人害怕的举动，这就是典型的例子之一吧。不过，他画中的风景到底在哪儿，很长时间里连他自己都说不清。

“他的画都带有明显的特征，而且这其实是揭开后来那桩大案真相的钥匙。出现在他画中的是一个村子，不过村子里的所有景物都比实物大。不管是房子、树木、城堡、墙壁，还是木栅栏，都感觉比实物略大一些。但如果事先不知道，第一次看到这些画时并不会发现，粗略一看并不显眼。

“他虽然可以像照片或复制图纸般准确地画出那个不知名的小村子，但对于其他事情的记忆力却很差。比如对蒙特罗斯疗养院的记忆，以及后来去过的地方，他都完全记不起来了，有时甚至连自己工作的餐厅地点都忘得一干二净。当然，这也算是胰岛素休克疗法的后遗症之一吧。

“随着作品的数量越来越多，创作时间越来越长，以及绘画经验日复一日的累积，他画中的景物变得越来越精确、越来越清楚了。同时，虽然他对过去的记忆日渐模糊，但似乎很清楚将要发生的事情。就像他脑中的记忆是来自于未来，而非过去发生的事情似的。

“这是案件发生以前的事。然后紧接着，案件就发生了。这桩事件实在太惨了，苏格兰首屈一指的酒鬼作家巴尼·麦克法伦曾做过详细的记录，准备把它写进书中。麦克法伦本人患有严重的酒精依赖症，在疗养院里度过的日子绝不比洛多尼短多少。当时伦敦各家疗养院和医院都对他束手无策，纷纷放弃对他的治疗。于是他流落到苏格兰，在此偶然遇上了这桩案件。

“书稿完成时，巴尼因胃溃疡恶化，吐血不止而被送进了因弗内斯皇家医院。我想他要是还活着，现在应该也是待在哪家收容所，或者专为酒精依赖症患者设立的戒酒机构里吧。记得他写的那本书的书名叫《极光下的茶会盛宴》，说实话，他写的东西本身并不差，只是酒鬼特有的废话多了些，至于是否被翻译成英语以外的文字出版我就不清楚了。

“那桩案子实在太令人难以置信了，很难想象世上竟有如此惨不忍睹的事件。那年，地上的魔神光顾了尼斯湖畔的那个小村庄，不分昼夜地在湖面上空发出惊人的咆哮，吓得当地的人们都战战兢兢、恐惧不已。为何会发生这种事呢？就连住在当地的人也无法

回答出。

“人生也好，人世也罢，凡事都没有任何可期待的——这是巴尼的座右铭。正因如此，他才会把那么奇怪的事件写进书中的吧。我想通常正常人是不会写出那种东西来的。”

第一章

1

我第一次见到洛多尼·拉希姆，是在一九九九年的秋天，地点是在伦敦柯芬园的咖啡厅阳台上。伦敦的夏天很短，刚到九月，风中就已颇有几分凉意了。那是个雨后初晴、让人心情舒畅的下午，几只麻雀从空中飞来，落在摆在户外的深绿色金属桌上，津津有味地啄食着洛多尼掉落的不含奶油的蛋糕屑。洛多尼只是静静地看着它们，很久不说一句话。坐在一旁的我也不敢出声惊扰，只能静静地等待着。

这时的洛多尼显得十分安静，丝毫看不出他的精神存在什么问题。平日里洛多尼的表情总是相当开朗，尽管说话的内容时有重复，但总让人觉得那是他取悦于对方的一种诚心诚意的表现方式。至少从表面上，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阴郁或卑躬屈膝的样子。平日里的他，虽然多少显得过于平静，但至少是一个极其温和，与常人精神

状态基本无异的人。

洛多尼似乎看够了麻雀，终于开始娓娓谈起他牢牢记在心中的、那个叫做卡依的小地方来。他滔滔不绝地说了很多话，说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时的他已将近五十二岁了，非常瘦，还满头黑发，一点儿也看不出是这个岁数的人。他说，他小时候住的村子里，有个叫做卡依的旧城堡废墟，那时他常常独自去那里给麻雀和鸽子喂食，然后呆呆地看着它们吃，一看就是大半天，一点儿也不觉得无聊。他说他很喜欢那种平静的时刻，这些话他说了好多遍。可是我能感到他在刻意回避之前经历过的创伤和不幸，并极力隐藏内心深处遭受过的痛苦。

他的童年时代十分孤独，似乎没有一个朋友。那个村子原本孩子就少，在他的记忆中，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无人与他为伴。不过生活在位于湖畔的这个小村庄的人们，本来就过着终日孤独的自然态生活。因为住得离卡依废墟很近，所以他几乎每天都去那里玩，久而久之，对城堡内部的情况已了如指掌。

说他“了如指掌”一点儿也不夸张。大家常用了如指掌来形容对某事的熟悉程度，但其实人们对自己的巴掌并非真的那么了解，没人清楚地知道自己巴掌的哪个位置有几条掌纹吧，洛多尼应该也是如此。不过，关于卡依古堡，他倒确实到了几乎无所不知的地步。比如屋顶回廊从这端到那端到底有几个被箭射穿的窟窿？门柱下到底有几个石墩？石塔是如何堆砌成的？哪块石头的颜色比较深？哪块石头上长的青苔多一些？就连这些细枝末节的小事他都一清二楚。

其实我的这种说法也不正确，因为他自己并不知道他对卡依城如此了解。包括和我见面时，他心里都还不知道这个事实。实际上，

洛多尼对此毫不关心，只是他周围的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而已——有一天，内心一股强烈情绪驱使他拿起画笔后，周围的人才发现他对卡依古城竟是如此熟悉。

在那股强烈情绪的笼罩下，他就像一只被追赶着的小羊，一刻不停地在纸上画下各种各样的图案。那股强烈的情绪反复出现，他便一次又一次地作画。画得越多，画面越来越清晰，绘画技巧也一次比一次有所提高。后来他学会如何使用颜料，画作上开始有了色彩。这时他才知道自己笔下画的究竟是什么，知道自己画出的卡依城连每一块石头都那样精确，几乎就像拍出的照片。

当然，刚开始绘画时洛多尼对此并不清楚，他是花了很长时间才知道的。因为当时根本没人知道有卡依城这个地方，洛多尼不知道自己画的究竟是哪里，别人就更不可能知道了。直到后来人们意识到画上的景物是卡依城，这才知道他画的每个细微之处竟然都如此准确无误。

在洛多尼开始画出那些令人惊讶的作品时，大家根本没想过他画中的景物其实是实际存在的，都以为那不过是他凭空想象出来的风景罢了。后来听洛多尼明确说出那里是“卡依”，一些有心人便开始寻找这个名叫“卡依”的地方。然而寻遍了整个英国，都找不出一个叫“卡依”的村庄来。

不过当时人们就发现，他所画的画，整体协调性极佳。就拿他画的那几幅用石头堆砌的同一面城墙来说，即使城堡所在的方位稍有不同，甚至有的观察角度变化很大，整座城堡的形状也并无任何变化。不仅画中城墙上的石头数目相同，连堆砌方式、石块的形状与色泽都惊人地一致。无论画多少张，画上的图案都完全一样，简直就像从不同角度拍下的照片一样。人们觉得他已经用大脑把卡依